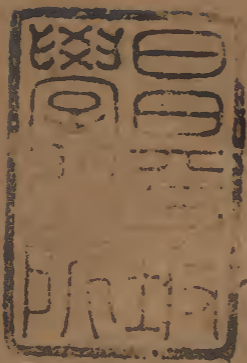


肝江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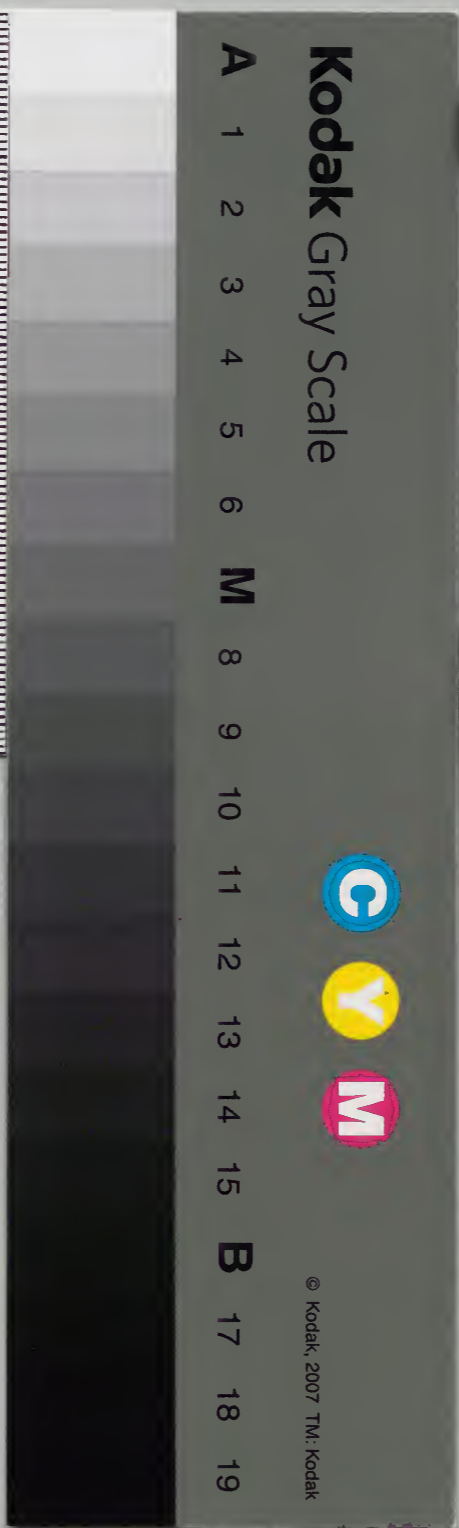
卷之十六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三	一	七	一
八	四	七	一
冊	架	函	架

內閣文庫			
類	號	函	架
三	一	七	一
八	四	七	一
冊	架	函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213	
冊數	8	(3)	
函號	315	43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七

國用第六

淺草文庫

繫辭曰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斷不為耜耨不為耒耨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是聖人之於農必制器以利其用也舜典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是聖人之於農必命官以掌其政也故遂大夫正歲簡稼器脩稼政稼器耒耨耨之屬稼政孟春之月令所云皆脩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之比也器不簡則貧入或不能備物政不脩則愚者或不能得宜不備物則雖良田將不耕不得宜則雖嘉種將不穫



若是不可不慎也至如一耜為耦一夫不足獨舉必
通功易事兩人相助而後可也故里宰以歲時合耦
子耨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敘耨者里宰治農
於此合耦使相佐助秩敘相佐助之次第也又五穀
熟時有風雨之急是謂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
者也然一夫又不足為故遂師巡其稼穡而移用其
民以救其時事謂使轉相助救時急事也古之治天
下至纖至悉之如此奈何民不富國不實也漢趙過
能為代田一晦三剛一夫三百剛而播種於剛中苗
生葉稍耨隴草因墮其土以附苗根比盛暑隴盡而
根深能風與旱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用耦犁

國用第七

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晦一斛以上善者倍
之民或苦少牛過奏故平都令光以為丞教民相與
庸輓犁以故田多闢墾用力少而得穀多斯近古之
事效驗甚明而歷代莫以為意何也

數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
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
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民雖有間無職
事者猶出夫稅家稅夫稅者百晦之稅家稅者出土
徒車輦給繆役也閭師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
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榔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裘謂

庶人五母雞二母屍無失其時是以不畜者罰之死
後祭無牲也黍稷曰盛耕者所以植黍稷今田不耕
非直罰以屋粟又死後祭無盛也五晦之宅樹以桑
麻今宅不毛非直罰以里布死後又無槨也蠶則得
帛不蠶故身不得衣帛績則得布不績故死則不爲
之著衰以罰之也夫財賦力征人所吝嗇與其無事
而重孰若有業而輕以此罰之敢或不勉者乎帛所
以養老衰所以送死葬禮祭禮乃爲令終一有懈惰
則不得用以此罰之敢或不勉者乎是聖人毆民以
反本之術也漢高祖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
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

國用第八

然市井子孫亦不得爲官吏商賈乃在四民之目而
前代且謫之後之游惰夫四民遠甚者其類不可勝
數爲國者非徒函容或尊寵之傷哉

一夫之耕食有餘也一婦之蠶衣有餘也衣食且有
餘而家不以富者內以給吉凶之用外以奉公上之
求也而况用之無節求之無藝則死於凍餒者固其
勢然也故土均掌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
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蠲惡爲輕重之法而行之
掌其禁令禮俗邦國都鄙民之所行先王舊禮也君
子行禮不求變俗隨其土地厚薄爲之制豐省之節

耳司書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群吏之政令逆謂鈎考也恐其群吏濫稅斂萬民故知此本數乃鈎考其政令也夫奢則以為榮儉則以為辱不顧家之有亡汲汲以從俗為事者民之常情也是故為之禁令地媿收多則用之豐地惡收少則用之省如此民皆知惜費矣虧下以益上貪功以求賞不恤人之困乏皇皇以言利為先者吏之常態也是故為之鈎考雖器械六畜山林川澤必知其數如此吏不敢厚斂矣民皆知惜費吏不敢厚斂而不免凍餒者亦嘗聞也禮器曰居山以魚鼈為禮居澤

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然則地之惡禮不可輕耶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然則民之財官可不知耶是先王之所以得後世之所以失也

國用第九

職方氏凡邦國小大相維主設其牧制其職各以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謂國之地物所有也諸侯得稅大國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皆市取當國所有以貢於王也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愚以辨地物而原其主以詔地求辨地物者別其所有所無原其主生有時也以此二者告王雖是當州所有而生有時地所無及物未生則不求也大哉聖人念

民勤恤財匱如是其著也地所有而官不用則物必賤地所無而反求之則價必貴况天時所不生則雖有如無矣買賤賣貴乘人之急必劫倍蓰之利者大賈蓄冢之幸也為民父母柰何不計本末罔農夫以附商賈令下之日吏旁為姦公不獲皮毛而私啄其髓矣壞民家敗民產此其甚也夏書任土作貢厥貢厥篚九州不同前聖後聖豈非一揆者乎漢京都尉領大農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廼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今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交輸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柰雖聚斂之臣然此一役豈無法耶孝武時國用饒給而民不益賦誠有以也

國用第十

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斂法者豐年從正凶年則損也廩人掌九穀之數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豐凶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謂以歲之豐凶得稅物多少之帳計國之用以知足否若歲凶

稅物少而用多則不足廩人既知多少足否乃詔告
在上用穀之法也夫什一而稅天下中正是故謂之
徹徹者通也然耕穫之事豐儉亡常不幸凶旱水溢
或螟螣蝨賊農雖盡力穀有不登而有司必求如法
於理安乎孟子道龍子之言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
善於貢貢者校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
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
盈焉為民父母使民財財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
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
民父母也故聖人設官必於穀之將熟巡於田野觀
其豐凶而後制稅歛焉豐年從正亦不多取也凶年

則損何取盈之有哉然則龍子所見蓋周之末世周
公雖貢未嘗聞其不善也然而取之少則用不得不
殺取少而用不殺則國不能自濟非反乎民將焉得
也宜其知足否而詔穀用焉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必
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
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由此道也
後世作者除減斂法則既聞之矣至於邦用其可忽
諸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七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八

國用第十一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物揭而書之物書其賈也不時買者謂求急者也賒謂祭祀喪紀二者事大故賒與民不取利也貸者即今之舉物生利也與其有司別其所授之物所出之利各依其服事之稅若其人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則暮出息五

百他倣此也天之生物而不自用用之者人人之有財而不自治治之者君繫辭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是也君不理則權在商賈商賈操市井之權斷民物之命緩急人之所時有也雖賤不得不賣裁其價大半可矣雖貴不得不買倍其本什百可矣如此蚩蚩之氓何以能育是故不售之貨則斂之不時而買則與之物揭而書使知其價而况賒物以備禮貸本以治生皆所以紓貧窶而鉗并兼養民之政不亦善乎管仲通輕重而桓公以霸李悝平糴而魏國富彊耿壽昌築常平而民便之師古之效也宜其流風遂及于今必也事責其實官得其人亦何媿彼哉

國用第十一

司市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利利於民謂物實厚者害害於民謂物行苦者使有使阜起其賈以召之也使亡使微抑其賈以却之也侈靡細好使富民好奢微之而已又偽飭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買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所以俱十有二者工不得作賈不得粥商不得資民不得畜王制曰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

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亦其類也夫理財之道
去偽為先民之詐偽蓋其常心矧茲市井飭行儻
何所不至哉姦偽惡物而可雜亂欺人以取利則人
競趨之矣豈唯愚民見欺邪使人妨日廢業以作無
用之物人廢業則本不厚矣物無用則國不實矣下
去本而上失實禍自此始也至於侈靡皆為人費雖
不可盡去亦當制節使微少矣孟冬之月令曰毋或
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書曰不貴異物賤
用物民乃足此之謂也噫為國家者孰不有意哉言
而必信令而必行鮮矣

國用第十二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人之
羸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
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委積
者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也羸阨謂民有
困乏則賑恤之門關謂出入有稅足國用之外留之
以養死政之老與其孤也郊里六鄉之民居郊者其
委積以待賓客至郊與主國使者接因與之廩餼也
野鄙謂六遂客有羈繫未得去者則於此惠之縣都
謂四百里五百里中年穀不登則畿內畿外通給之
也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之聖猶弗能免至於
困窮孤獨寄客之人皆國所常有安坐而視其死則

非仁人在上視民如傷者之意將推其惻隱則邦用有經倉之穀孰為閑粒府之帛孰為羨縷如是而輟焉禍蓋博矣故宜於大有年時畜積以備之倉人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職內敘其財以待邦之移用亦謂此也然而洪範云臣無有作福晏子稱家施不及國使民弗知主因而謂為己力乃人臣之常過國家之大患也故鄉師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調萬民之難阨以王命施惠此慮之深禮之至也然則義倉之法亦有取焉耳

國用第十四

司救凡歲時有天患民病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

以王命施惠由是觀之非直凶荒而後施與也疾疫亦有之矣夫四時之厲或連月不愈或闔門不起丁壯卧于牀蓐則老稚無能為飲食所不給醫藥所不濟以至于死者豈天命乎人主所宜動心矣賈師凡天患禁貴儻者使有常價亦為此也司關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由是觀之凶年非直除減田租彼貨賄之征皆舍之疾疫亦然夫阻饑之人營求衣食固無所不至又將籠其貨賄則何以措手足乎況於疾疫之世安得助天為虐邪人主所宜動心矣掌客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禮喪殺禮禍裁殺禮在野在外殺禮由是觀之非直以歲之下則殺邦用

若新建國及札喪禍哉在野在外皆殺禮也禮許儉
不非無安得重困於無聊之民求備乎籩豆之事也
人主所宜動心矣膳夫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
地有裁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由是觀之非直於
外事殺禮若王膳亦為之賤也譬諸父母其子之不
哺而日餘膏粱可哉人主所宜動心矣故曲禮曰凶
荒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
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皆自貶損憂民之道
也如此天不為之感人不為之悅用度不足海內不
安未之前聞也

國用第十五

鄉師以國比之法以時稽其夫家眾寡辨其老幼貴
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
令糾禁聽其獄訟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
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
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
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征之者謂給公
上築作挽引道渠之役也國中復除者多役使者少
人少則勞故晚役而早免之二十以及六十是也野
復除者少役使者多人多則逸故早役而晚免之十
五以及六十五是也君子之於人裁其勞逸而用之
可不謂義乎世有仕學之鄉或舍役者半農其間者

不亦難乎而上弗之恤悖矣貴者有爵命服公事者
有功勞誠不可後然復其身而已世有一戶皆免之
若是則老者疾者亦可以闔門不使耶至於馬牛皆
辨其可任善夫世有人未嘗芻秣而責以牽徬其儻
費敗家者衆矣况乎水旱疾疫之歲饑餓之弗察死
亡之弗圖而臨以定制毆之給使可乎故坊人凡均
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
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政無
財賦也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而秦法月為更卒已
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何不仁之
甚也天之畔之晚矣

國用第十六

大司徒以保息六養焉禹民六曰安富謂平其繇役不
專取也大哉先王之法其所以有天下而民不斃者
乎孔子謂既庶矣富之既富矣教之管子有言倉廩
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然則民不富倉廩不實衣
食不足而欲教以禮節使之趨榮而避辱學者皆知
其難也及其為國家則有反是者矣田皆可耕也桑
皆可蠶也材皆可飭也貨皆可通也獨以是富者心
有所知力有所勤夙興夜寐攻苦食淡以趣天時聽
上令也如此而後可以為人之民反疾惡之何哉疾
惡之則任之重求之多勞必於是費必於是富者幾

何其不黜而貧也使天下皆貧則為之君者利不利乎故先王平其繇役不專取以安之也漢武帝時等賈人之緡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商賈中家以上大氏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業當是之時天下何如其不亡者幸也世俗不辨是非不別淑慝區區以擊疆為事噫富者乃疆邪彼椎埋而誅者果何人也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八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九

軍衛第一

兵者國之大事人知之矣然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後世有兵而未嘗足兵何以言之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唯田與追胥竭作夏官序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

一軍軍將皆命鄉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
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
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
長凡民在鄉則五家為比家出一人故在軍五人為
伍比長因為伍長五比為閭故五伍為兩閭胥因為
兩司馬四閭為族故四兩為卒族師因為卒長五族
為黨故五卒為旅黨正因為旅帥五黨為州故五旅
為師州長因為師帥五州為鄉故五師為軍鄉大夫
因為軍將士不特選皆吾民也將不改置皆吾吏也
有事則啟之於行陣事已則歸之於田里無招收之
煩而數不闕無粟給之費而食自飽故曰先王足兵

而未嘗有兵也壘壁以聚之倉庫以生之群眠類坐
而不使補死填亡之不暇故曰後世有兵而未嘗足
兵也管仲相齊桓公作內政而寓軍令焉故卒伍定
乎里而軍政成乎郊連其什伍居處同樂死生同憂
禍福共之故夜戰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目相見緩
急足以相死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
夏然則鄉軍之法固嘗試矣善哉

軍衛第二

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火弊獻禽以祭社中
夏教芟舍遂以苗田車弊獻禽以享祠中秋教治兵
遂以獮田羅弊致禽以祀祊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

徒弊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身烝夫守國之備不
可以不素習也不素習則毆市人而戰之未足為喻
也是故春教兵入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鐃之
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䟽數之節夏教草止如振旅
之陳辨號名之用以辨軍之夜事秋教師出如振旅
之陳辨旗物之用至冬大閱簡軍實焉然而不祥之
器不得已而用之若無故而習是習殺人也非常天
下不復用兵之意也故因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而教
焉鳥獸魚鼈皆函血氣若無故而殺是暴天物也作
禽荒也故因祭祀享禘祀禘享蒸而行焉明非好兵
也為田獵也非好田獵也為祭祀也其名甚美其實

甚利外以彰事神之禮非美乎內以作不虞之備非
利乎聖人之動其順如此顧不足為後世法乎天下
無事則卒伍放于冗從器械束于故府學軍旅者指
為凶人一方有警則旦收而暮教之暮教而旦發之
人情焉得不驚戰陣焉得不敗至有以講武為戲樂
用相夸視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者亦不足算也

軍衛第三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板者掌其政令行其秩
敘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若邦有大事
作宮眾則令之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也
庶子其支庶也秩謂依班秩受祿叙者其才藝高下

為次第以作其徒役者士庶子屬太子隨其所用使
役之也八舍衛王宮者必居四角四中於徽候
便也大事謂寇戎之事起宮中之衆使士庶子行則
宮伯戒令之也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去其滯怠
與其竒褻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民謂宮中吏
之家人也宮正掌宮中卿大夫士亦兼掌子弟若有
為滯放怠慢譎齷非常之行則去之又會合之五人
為伍二伍為什欲使宿衛時語言相體服容相識及
其學問又相親切磋琢磨道藝謂三德三行六藝也
若是則宮中諸吏之子弟必當備宿衛從征役且聽
太子之令也豈唯宮中諸吏之子弟而已哉凡公卿

大夫士之子亦然故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
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
於太子唯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
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也大哉王者
之師其備矣乎非直興於閭里抑又取諸世族彼以
父祖貴富宜有報上之心而况學習德行道藝孰不
知忠孝之美任之以金革則與夫不賞蹈利庸徒鬻
賣者蓋有間矣且太子將為君國子將為臣君臣之
分未定而恩義固已接矣則今日之遊倅未必不為
嗣王之將帥也轡長馭遠有如是哉文王世子曰公
若有出疆之政廢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

室守太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
此諸侯禮也豈天子之事而有不用力者乎

軍衛第四

豪人掌受財于職金以賚其工弓六物為三等弩四
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箠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
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
賞饗謂酒肴勞之也上工作上等其饗厚下工作下
等其饗薄乘者計其事之成功也善則上其食尤善
又賞之否者反此先王之於造兵其事必計之其物
必試之非直饗有厚薄食有上下又臨之誅賞則工
有不勉者乎作有不慎者乎故弓人為弓取六材必

以其時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角欲青白而豐末膠
欲朱色而昔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漆欲測絲欲
沈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析
澗春被弦則一年之事矢人為矢前弱則俛後弱則
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趨是故夾
而搖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撓之以眡其鴻殺之節
也凡相竒欲生而搏同搏欲重同重節欲䟽同䟽欲
稟廬人為戈祕車戟首矛夷矛句兵欲無彈刺矣欲
無蝟是故句兵裨刺兵搏擊兵同強舉圍欲細凡試
廬事置而搖之以眡其蝟也灸諸牆以眡其撓之均
也橫而搖之以眡其勁也函人為甲凡察革之道眡

其鑽空欲其憲也。眡其裏欲其易也。眡其朕欲其直也。秦之欲其約也。舉而眡之欲其豐也。衣之欲無斷也。其作巧其試明。擇之者無不堅。執之者無不銳。以此戰何不勝。以此攻何不取。以此守何不固。楚之鐵劍利而秦王色憂。謂鐵劍利則士勇。馬耳為國家者。苟不留聰明。則有司以常事處之。郡國之貢。姑備名物。府藏之約。唯謹簿書。而欲用之。立尸之地。此可為大息者也。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九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

刑禁第一

刑罰之行尚矣。積聖累賢。未有能去者也。非好殺人。欲民之不相殺也。非使畏已。欲民之自相畏也。然而憲令所加。寬猛或異。苟失權時之制。則致遠恐泥矣。故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詔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為其民未習於教。二曰刑平國。用中典。平國承平守成之國。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亂國篡殺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蓋四海之內。千八百國。國政或異。人心豈同。苟執

一以御之是膠柱而鼓瑟欲盡五聲之變不可得也夫新辟地立君之國居處未安衣食未足君臣之義未固上下之情未接從而急之則魚淪鳥獮不復聚矣其可不用輕法邪篡殺叛逆之國紀綱大壞風俗大惡強弱相勝衆寡相暴從而緩之則羊狼貪難以制矣其可不伐滅之邪承平守成之國人各有業事各有制緩之將恐緩急之將恐擾其可不用常行之法邪以大言之則天下之理亦然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兆民大說此非刑新國用輕典者邪周道既衰穆王旡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五刑之屬三千蓋

多於司刑所職五百章此非刑亂國用重典者邪洪範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疆弗友剛克燮友柔克皆聖人所以適時之變也柰何以三尺之書齊萬邦之政俗雖殊而弗察事雖變而弗知治之不及古豈不有由也哉

刑禁第二

小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群臣二曰訊群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刺殺也宥寬也民言殺殺之言寬寬之上服梟墨下服官刑是四刑亦三刺也群臣士以上群吏府史胥徒萬民民間有德行不仕者朝士掌建邦外朝

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臣在其後右九棘公
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
衆庶在其後此則所訊之人也噫凡有血氣之類莫
不愛其生君大夫士之於牛羊犬豕猶無故不殺况
於人者萬物之靈父母生之拊畜長育顧復之恩至
而後免於其懷刑之大者伏鈇鑕其次亦斷支體刻
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哉刑期無刑蓋不獲已苟得
其情亦哀矜而勿喜矧可不慎以及于非辜者乎故
聖人求之以五聽麗之以八議三宥以卹其非意三
赦以異於全人猶恐聰有所不聞明有所不見下情
有所不達議法有所不平於是外朝之位以詢于
衆馬心群臣群吏萬民之意同然後刑殺可不謂慎
乎孟子曰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
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
曰國人殺之也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
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古之王者於有事且與下
民共之後之效一官者往往自用同官為僚或疑其
賣已閉口不與論職事况他人乎斷獄弊訟一出其
臆如是而刑不濫邪賢於先王遠矣

刑禁第三

鄉士掌國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
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群士司刑

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
殺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遂士掌四郊二甸而職聽
于朝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縣士掌野三甸
而職聽于朝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期謂卿
士遂士縣士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日王欲赦之則用
此時親往議或命三公六卿往議之也君之於民猶
親之於子也親則不忍其子君焉得忍其民哉推其
不忍之心則人無有可戮罪無有可刑王欲赦之固
其理也然而天討有罪王者奉之以作五刑刑者非
王之意天之意也非天之意天下之入之意也殺人
者死而民猶有相殺傷人者刑而民猶有相傷苟有

以不忍而赦之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殺傷之
者無以懲其惡被殺傷者無以伸其冤此不近於帥
賊而攻人者乎是故先王雖有不忍之心而不敢輒
赦必於外朝與掌事者議其可否焉赦者非王赦之
情可赦也否者非王不赦情不可赦也如此民何有
不服令何有不行王符述赦曰養糧莠者害禾稼惠
姦宄者賊良民誠哉不可不慎也

刑禁第四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拑而桎中罪桎梏下
罪梏王之同族奉有爵者桎以待弊罪及刑殺告刑
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凡有爵

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由此觀之
先王之制雖同族雖有爵其犯法當刑與庶民無以
異也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如使同族犯之而不
刑殺是為君者私其親也有爵者犯之而不刑殺是
為臣者私其身也君私其親臣私其身君臣皆自私
則五刑之屬三千止謂民也賞慶則貴者先得刑罰
則賤者獨當上不媿於下下不平於上豈適治之道
邪故王者不辨親疎不異貴賤一致於法其所以不
肆諸市朝而適甸師氏者為其有耻毋使人見之也
文王世子曰公族其有死罪則磔于甸入其刑罪則
縲割亦告于甸人公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于公其

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
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
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
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
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公族之罪雖
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
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為服哭于異姓之廟為忝
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
絕也公族無官刑不翦其類也古者諸侯之禮亦如
是之豎哉孟子謂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
執之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

處終身訖然樂而忘天下彼天子父猶不可曲法而况官之子孫乃用蔭乎

刑禁第五

司救掌萬民之衰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凡民之有衰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耻諸嘉石後諸司空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于園土衰惡謂侮慢長老語言無忌而未麗於罪者過失亦由衰惡醜管好訟若抽拔兵器誤以行傷害人麗於罪者誅誅責也罰撻擊之也加明刑者去其寇飭而書其衰惡之狀著之背也嘉石在外朝之門左使坐焉以耻辱之既而後諸司空也園土獄城過

失近罪晝日任之以事而收之夜藏於獄亦加以耻之故大司寇以園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實之園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耻之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園土者殺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後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其後其次九日坐九月後其次七日坐七月後其次五日坐五月後其次三日坐三月後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司園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不使寇飭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園土者殺

雖出三年不齒凡園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
不虧財善哉為國乎人之大惡豈一朝一夕必有漸
也放僻邪侈之情動而無所畏忌則涓涓以成江河
毫末以尋斧柯或伏尸市朝或流血刀鋸雖其悔之
猶噬臍也是故先王之馭民必早為之所過輕者則
坐諸嘉石稍重者則歸于園土皆未入于五刑也君
因茲困辱遂能自新則復為齊民何刑殺之及哉此
亦使民遷善遠罪之術也孔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
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易曰履
校滅趾無咎此之謂也成康所以刑錯不用非一助
邪

刑禁第六

泮氏幾酒謂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謹酒謂使民
節用酒也司覈掌憲市之禁令禁以屬遊飲食于市
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以屬遊飲食謂群飲食者
也夫酒之為禍久矣君子以覆其邦家小人以不免
刑戮可稱數哉酒誥曰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
彝酒越廢國飲惟祀德將無醉又曰妹土嗣尔股肱
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
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此言文王告
其民之小子與群吏無得常飲酒若廢國君臣民衆
飲酒亦唯祭祀以德自將無令至醉政戒康叔當以

文王之法往使妹土之人為純一之行動種黍稷奔走事其父兄農功既畢始牽車牛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其父母善子之行子乃自潔厚致用酒養也文王之法民之置酒唯祭與養耳而小入用之疏數無其時多少無其節群飲食於市并以妨其業以費其財以興淫邪以起鬪訟是以禁之也然則聖人之於天下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果如何哉昔曹參去齊屬其後相以齊獄市為寄謂獄市者所以并容擾之姦人安所容乎蓋是時天下初定故從民之欲而不擾亂豈常行之道邪獄市不可以不治姦人不可以不禁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

三曰緩刑而十有二曰除盜賊是救饑之政雖刑未至於盜賊不可不急其刑以除之也噫酒權之官未罷則萍氏之禁司疏之令不復行矣然而緩刑仁也除盜賊義也凶年饑饉而仁義存焉亦不減於先王矣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官人第一

為人上者孰不欲進賢而賢或不進孰不欲退不肖而不肖或不退豈知而縱之邪人未易知也知人則哲帝堯猶以為難彼巴厲內荏言行不相顧者滔滔皆是也非久與居胡能睹其真偽耶久與居者非鄰里鄉黨而誰邪故閭閻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恭敏任恤者族師月言則屬民而讀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黨正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攷其德行道藝而

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鄉大夫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閭胥二十五家之吏凡因會聚則言其人材族師每月朔書春秋祭醯又書黨正夏正之月書州長正月之朔攷春秋社又攷是一歲之中凡幾書凡幾攷至于三歲鄉大夫乃攷而興之獻其書于王退而又詢衆庶寧復有賢能者乎其詳如此其慎如此而官謗不戢治道不登未之有也孔子曰昔善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察其言而觀其行不見其人之姓名不知其身之善惡才不才決於數百言難乎為無失矣

官人第二

司士掌群臣之版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德謂賢者凡賢者能者皆先試以事久而有功然後授之以爵得祿食也爵以貴乎人天下之人共貴之祿以富乎人天下之人共富之高冠大蓋吏民趨走事之恐不及天下共貴之也粟財給穀農桑賦貢奉之而不暇天下共富之也天下共貴之而貴

非其人天下共富之而富非其人則君命果義乎衆
心果服乎且人各有能有不能孟公綽不可以為滕
薛大夫裨謨謀於國則否况其下者乎苟非試其事
考其功而遽與之爵祿則曠夫官敗公事何足道哉
王制曰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
之所謂官之者使試守也堯舜豈不聖而試臣以職
慎之至也若是則賢者必用不肖者必舍能者必行
否者必藏嗇夫之印綬不可以幸而得也矣高位之
辱哉夫位有高卑祿有厚薄言其操柄則無所不重
州縣之職前世以為徒勞者而民命繫之米聞明試
其功而居位受祿一官之效則仕而後學之有美錦

者不使入學制焉民所以死生貧富顧不重哉

官人第三

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
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宰夫
歲終則令群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
正日成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司會
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周
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歲計曰會月計曰
要日計曰成凡百官府旬終月終皆考其治狀若治
不以時舉者宰夫以告冢宰而責之至于歲終又考
非直責之而已其有功無功司會以詔冢宰冢宰以

石中江集卷二
三
詔王而廢置之置者進其爵廢者退其爵也及三歲則冢宰大計其治大無功不徒廢必罪之大有功不徒置必賞之也噫先王所以課吏考功如是其密也日入其成是無一日而可赦盪歲終廢置是無一歲而不勸懲三年有成則申之以誅賞有功者驟獲其利無功者卒伏其辜雖能言之類亦知勸勉媿耻矣况智者乎舜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彼三歲而一考九歲而後黜陟蓋帝道寬簡抑時世之然未若周公之典垂後昆之輝也董仲舒曰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必也不求功實而以日月為限三年而遷一官則入而無死孰不可公卿者乎

官人第四

冬官考工注其曰某氏者官有世功若族有世業以氏名官者也官有世功則以官為氏若馮相氏保章氏師氏保氏韋氏裘氏冶氏之類是也族有世業則以氏名官若桃氏為劍築氏為削鳧氏為鍾栗氏為量之類是也甚矣事之不可以不常也易曰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夫

以聖人之德履天子之位尚曰久於其道必三十年
必百年而後仁政可成殘殺可去况於中人以下分
職授政而可以不久者乎是故先王建官有世守之
至以為氏也漢文景至武帝之初國家無事為吏者
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倉氏庾氏是也然則古之
治天下皆如此乎吏之於民必相知心然後治也吏
知民心則明明則政平矣民知吏心則信信則令行
矣欲相知心豈一朝一夕而可哉上下未相知或知
之未久遽委而去之後來者亦如此則是吏未嘗知
民心吏未嘗知吏心吏以所治為傳舍事或不舉則
曰以待後人民視所屬如過客理或不勝亦曰以待
後人官何以脩衆何以服謂其有功邪進其爵可也
重其賞可也如其職事則久之為貴故漢有當遷而
增秩留者矧伊無功之人而可虛受祿食往來於道
路間邪

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官人第五

地官序鄉老二鄉則公一人老尊稱也王置六鄉則
公有三人也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
與六鄉之教其要為民是以屬之鄉焉誠哉民事之
重宰相所宜躬親也以三公之爵而聯六鄉之吏非
躬親而何召公為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
舍小棠之下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思其人愛其樹甘
棠之所為作也而陳平曰決獄責廷尉錢穀責治粟
內史丙吉謂宰相不親小事何也苟決獄不平錢穀
出入不節民間相殺傷不止而宰相不知尚可調和

陰陽順四時遂萬物之宜也哉此皆華言誤天下事
慎聽之也故先王以民惟邦本造次顛沛無或忘之
既使大臣為鄉老又取其鄉之人為吏所謂使民興
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者也蓋使民自舉
能者因入之而使之治民之貢稅田役於內謂為比
長以上之官也夫能盡知人之情偽與其土所有其
俗所宜莫若其鄉之人也因以為吏孰不治乎宓子
賤為單父宰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
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
者大則庶幾矣子賤受教於單父之人猶以至治况
使單父之人躬為吏乎漢之賢人仕州郡者多矣刺

史二十石往往有能名未必非其所助也東西南北
之人言語猶未相通而責之善政難矣哉

官人第六

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
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
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
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
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大哉封建之禮
此周之所以本支百世乎荀卿有言無制天下立七
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富辰
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

蔡邕霍魯衛毛肅邵雍曹滕畢原鄧郇文之昭也邠
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子也然則
先王於其族類有不厚乎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兄弟閱于墻外禦其侮平王東遷而晉鄭是依其世
與年過于所卜由此塗出也豈嘗有兄弟之國敢問
鼎之輕重者哉故段灼表于晉武帝曰滅周者秦非
姬姓也代漢者魏非劉氏也雖云割地譬猶囊漏貲
中亦一家之有耳縱令後世子孫還自相并蓋亦楚
人矢繁弱於雲夢尚未為亡其弓也其於神器不移
他族則始祖不遷之廟萬年不改其名矣善哉灼之
知言也漢雖有七國之變而梁孝以睢陽城守晉雖
有八王之亂而元帝以琅邪中興魏氏王公有名無
實禁防壅隔同於囹圄曹爽一死而司馬家取之如
運之掌上灼之言不亦善乎

官人第七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
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
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
同以施天下之政此六事者以王見諸侯為文圖比
陳協皆考績之言王者春見諸侯則圖其事之可否
秋見諸侯則比其功之高下夏見諸侯則陳其謀之
是非冬見諸侯則合其慮之異同六服以其朝歲四

時分來更迭如此而徧時會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王命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事焉王十二歲一巡狩若不巡守則衆同衆同者六服盡朝既朝王亦命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其政四時分來歲終則徧矣六服朝歲則下文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是也夫君臣之禮不可以不接不接則上恩不下流下情不上通嫌疑易以生毀譽自勿以入在易天地不交則否柔進而上行則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先王知其如此故制諸侯之朝遠者不過六歲以之圖事比功陳謨

協慮發禁施政則言何以不見納行何以不見知奸邪何以介其間左右何以塞其路漢刺史奏事京師其斯之謂乎石顯五鹿充宗疾京房欲遠之元帝以房為魏郡太守房自請歲盡乘傳奏事天子許焉房未發詔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恐由此觀之臣子不得見君父其禍何如詩曰彼采芣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一日之中尚曰如三月三秋三歲况其久者乎

官人第八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內豎倍寺人之數酒人奄十人漿人奄五人籩人奄一人醢人奄一人醢人奄二人鹽人奄二人冪人奄一人內司

服奄一人縫人奄二人舂人奄二人饅人奄二人橐
 人奄八人守桃奄八人內小臣稱士者異其賢其餘
 蓋皆不命也夫宦官之位天象所有指其居次則或
 在帷薄之內論其職掌則或聞牀第之言固不可以
 誣辱俊又渾淆男女其用腐身之類是乃制事之宜
 矣然而先王不以恩奪義不以私廢公雖其褻臣無
 得過寵奄稱士者止於四人况可為卿大夫乎哉漢
 文帝時趙談駮乘爰盜伏車前曰天子所與共六尺
 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獨柰何與刀鋸之餘
 共載如使之尸天官又非駮乘之比也自鄭衆謀誅
 竇憲為人長秋封侯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

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高冠長劍紆朱
 懷金者布滿宮闈首茅分土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
 故曰三世以嬖色取禍嬴氏以奢虐致災西京自外
 戚失祚東都緣闈尹傾國豈不哀哉唐之北司同歸
 于亂說命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信矣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教道第一

立人以善成善以教教而不善邪是堯舜之民鄙夫
矣不教而善邪是桀紂之民可封矣移風俗斂賢才
未有不由此道也故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
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
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物猶事也民三事教
成鄉大夫舉其賢者能者以飲酒之禮賓客之既則
獻其書於王矣知明於事仁愛人以及物聖通而先
識義能斷時宜忠言以中心和不剛不柔善於父母
為孝善於兄弟為友睦親於九族婣親於外親任信

於友道恤振憂貧者禮五禮之義樂六樂之歌舞射
五射之法御五御之節書六書之品數九數之計以
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
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
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不弟不事師長
造言詭言惑眾亂民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也大
哉先王之所以馭民而納之於善也教以開其前如
得大路終日行而弗迷失刑以策其後使不敢反顧
而况賓興以勸之哉養天性滅人欲家可使得孝子
國可使得忠臣夫學校不立教法不行人莫知何人
可師道莫知何道可學耳何以為正聲目何以為正
色口何以為正言身何以為正行明者幸而得之昧
者不幸而失之將欲求腹心於中林訪忠信於十室
不易得矣小雅菁菁者莪孟氏君子三樂善為國者
可無意哉

教道第二

外饗邦饗者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謂養國老庶
老老也酒正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所秩者謂老
臣九十日有秩也夫養老之禮自古帝王未始不隆
之也王制曰兄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
商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
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

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
序商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
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
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收而祭燕衣而養老商人哻
而祭緇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黑衣而養老凡四代
之制雖時有改然其道則莫之變也卿大夫之致仕
者為國老士為庶老其餘非賢不可皆養亦引戶校
年以行復除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
政也養老之禮有三老焉有五更焉天子無父矣欲
為人子而不可得也無兄矣欲為人弟而不可得也
是故父事三老所以教天下之為人子也兄事五更
所以教天下之為人弟也如視冕而總干袒而割牲執
醬而饋執爵而獻祝饗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
夫進履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意莫不為臣然而以
父兄事人者孝弟之心無所用之因以教天下之孝
弟也天子之尊且事他人為父兄天下之民敢遺其
親父親兄乎是一舉而孝弟之風洋洋乎九州之外
矣噫盛哉

教道第三

大司徒施十有二教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陽
禮謂鄉射飲酒之禮也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
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一命齒于鄉里再命

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必正齒位者為民三特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凡射飲酒比鄉民雖為卿大夫必來觀禮齒于鄉里者以年與衆賓相次也齒於父族者父族有為賓者以年與之相次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不齒者席於尊東所謂僎也大哉先王之所以和鄉黨睦親戚有如此夫彼一命者天子之下士公侯伯之上士子男之大夫也而與鄉里齒焉再命者天子之中士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也而與父族齒焉一命者天子之上士公侯伯之卿也雖云不齒亦異席而已非敢居其上也然則貴而驕人少而陵長者不容於其間矣鄉飲酒義曰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經解曰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夫二人同居亦一長一幼如使幼皆順長則爭何由興推此以及千萬人宜乎其獄訟之寡也而况尊人之長以及吾長養人之老以及吾老則輕重可知矣輕重可知而不孝不弟者其唯禽獸之心乎若是則教焉得不成國焉得不安

也哉

教道第四

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宗繼別為大宗收族者也大宗者其先祖之負荷族人之紀綱乎大傳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為祖也別子之適子適孫世世繼別子為大宗百世不遷族人五世外者皆為之齊衰三月母妻亦然故大宗有族食族燕之禮所以收族也

夫五服者人道之大治也然而上盡於高祖旁盡於三從上盡於高祖則遠者忘之矣旁盡於三從則疏者忘之矣故立大宗以承其祖族人五世外皆今之宗子之家序以昭穆則是始祖常祀而同姓常親也始祖常祀非孝乎同姓常親非睦乎內則曰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助祭焉終事而后敢私祭然則族人之重宗子何如哉重宗者尊祖之義也噫所生猶

或不孝况遠祖乎同產猶或不睦况族人乎是先王坊民有禮而刑不足以齊之也

教道第五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在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鄭長各掌其鄭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喪祭之謂也哀哉死者乎為其形之將敗也而人惡之矣為其心之無知也而人倍之矣是故絞紼衾冒以周其內棺槨牆翬以文其外為使人勿惡也朝夕之奠以繼其養

神明之器以備其用為使人勿倍也君子過哀則幾毀滅小人直情則將忽忘是故哭之有節服之有斷此聖人所以制喪禮也春履雨露而怵惕秋履霜露而悽愴孝子以天時之變念其親之不得見也是故散齋七日致齋三日陰幽以思而祭者可見矣祭之日入室必有見乎其位出戶必有聞乎其聲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蓋非牲牲牲肥腍粢盛豐備而已此聖人所以制祭禮也人有貴有賤有富有貧而未有無親者也其禮雖異其情則同王制曰庶人繩封葬不為兩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亦其喪禮也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亦其祭禮也然

冥冥之民勸於利而懲於威苟非上之所財成則未
由也已故小司徒有其禁令而鄰長治之也三年間
曰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矣然
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馬能相與群居而
不亂乎揚子曰人而不祭豺獺乎是喪祭之禮廢則
人不如豕為其上者所宜憂也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教道第六

鄉師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
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言服
者祭服也凶服者吊服也比長主集為之祭器者簠
簋豆俎之屬閭胥主集為之喪器者夷盤素俎揭豆
鞞軸之屬族師主集為之此三者民所以相共也射
器者弓矢福中之屬黨正主集為之為州長或時射
於此黨也賓器者尊俎笙瑟之屬州長主集為之為
鄉大夫或時賓賢能於此州也言器若閭祭器者也
凶器若族喪器者也禮樂之器若州黨賓射之器者

也鄉大夫備集此四者為州黨族閭有故而不共也
此鄉器者旁使相共則無廢事上下相補則禮行而
教成夫有其禮者必有其財而後可行也由士以上
則田祿足矣庶人農力或不免凍餒而求其備禮不
亦難乎故禮不下庶人者以此苟非乏財則人無禮
不立何斯民之不得用哉先王患之乃使比長閭胥
族師集罰物以為服器民有用者則共之若有故而
不共則鄉大夫以公物補焉民無傷財而可得服器
則夫能言者肯不行禮哉如是而不行禮則納之刑
辟其又何辭宜乎其天下大服也任延為九真太守
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
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
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
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
餘人其產子始知種姓彼一郡守猶能教人以禮而
助之以財況四海之富乎哉

教道第七

典命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
以九為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
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
以五為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
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

之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
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祇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
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
宮室車旗衣服各祇其命之數夫宮室取以待風雨
是則蓬茨足矣衣服取以禦寒暑是則紵絮足矣車
馬取以代勞是則柴轂足矣器物取以利用是則瓦
釜足矣然則耳目之欲雖窮壯極麗猶未足以厭之
也先王因人之情而制之以為貴賤等級使貴者得
以逞賤者無所覬則上下有體而朝廷以尊費用有
節而財力不乏至于庶民亦有以防之故大司徒以
本俗六安萬民六曰同衣服謂民雖有富者衣服不
得獨異也不然則人人可以僭上上下一體則朝廷
不尊家家可以大費費用無節則財力乃乏亂患所
以作禮讓所以衰也仲叔于奚繁纓以朝而仲尼惜
之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而買誼
長太息無意乎民則已苟有意哉是所先急也

道教第八

大司樂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淫聲石鄭
衛也過聲失哀樂之節凶聲亡國之聲若桑間濮上
慢聲惰慢不恭也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版
籍也大胥主此籍以待當召聚學舞者卿大夫之諸
子則案此籍以召之漢大樂律曰卑者之子不得舞

宗廟之酎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
夫子先取適子高七尺以上年十二到年三十顏色
和順身體脩治者以為舞人與古用卿大夫子同義
也深矣乎聲之感入也如水之激如草之偃自生民
以來莫之能免也樂記曰志微焦殺之音作而民思
憂擘諧慢易繁文簡節之立音作而民康樂祖厲猛起
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
而民肅敬寬裕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
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先王慎所以感
之者故禁其淫過凶慢之聲而舞人又取卿大夫子
有中和祗庸孝友之德者是聲與人無不正也聲與
人無不正則聞之目見之者無得不正李子夏曰今
夫新樂進術退俯姦聲以濫响而不止及優侏儒獲
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其新
樂之發也噫舞者男女自相雜子夏已疾之而况粉
白黛黑笑言於尊俎間乎董仲舒所謂民之師師者
宜不宜也然則天下多淫辟之罪有以矣夫

教道第九

師氏掌以媿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
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
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
以事師長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

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以徽詔王告王以善道也諫者以禮義正之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師氏教之而世子亦齒焉養國子以道者以師氏之德行審諭之而後教之以藝儀也師保詔王以善諫王之惡王者既立乎無過之地矣又使教養國子而世子與焉是策之上也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後選皆造焉則古之教人者世子無不在也文王世子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夫將以宗廟社稷屬之可不教乎賈誼有言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

與選左右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文中子曰儲后不訓而晉業隳矣觀惠帝之失天下可無寒心也哉荀卿曰聖王有百吾孰法焉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雅然則舍周其何適哉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噫猶有望於今之世乎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明堂定制圖序

五宗圖序

明堂定制圖序

臣伏以明堂者古聖王之大事也所以事上帝嚴先祖班時令合諸侯朝廷之儀莫盛於此然而年世久遠規模靡見經傳所出參差不同群儒講張各信其習脩墜補闕何所適從臣雖顛蒙嘗竊議於斯矣臣謹按周禮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大戴禮盛德記曰明堂者自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其

三十六九七十二牖禮記月令天子正月居青陽左
二月居青陽太廟三月居青陽右个四月居明堂
左个五月居明堂太廟六月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居
太廟太室七月居總章左个八月居總章太廟九月
居總章右个十月居元堂左个十一月居元堂太廟
十二月居元堂右个此二書者皆聖賢之所作述學
者之所傳習而一事殊制乖遠如此注釋之家亦各
未為精嘗考工記五室鄭康成解之木室於東北火
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故
聶崇義三禮圖其為明堂接太室四角以為四室蓋
用此也且既以五室象五行矣則木火金水之玉當

在東南西北之正何乃置之四角而云木室兼水火
室兼木若必如是則中央之室復何所兼哉此說誠
未可用也盛德記九室蔡伯喈之徒傳之接四室之
角又為四室聶崇義誤以為秦人明堂圖者是也按
實無明堂但後儒見月令有天子居明堂之文以月
令是秦相呂不韋所作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疑為秦
之明堂耳然今觀月令明堂十有二位無九室之說
蓋崇義誤取大戴九室之堂以為秦制也又鄭康成
亦駁大戴云九室三十六个七十二牖以秦相呂不
韋作春秋時所蓋者非古制也噫康成注孔記既知
月令是呂不韋所作春秋矣而月令豈有九室之文
哉何以輒發大戴九室以為出於呂氏春秋乎誠辨
繆也然其四室之角復為四室未知何所施用將以
象五行乎則五室足以備之矣安用其餘將
以配十二辰乎則四隅各兩室重在一方之上嚴其

意義反覆不安此說亦未可用也月令十三位本總

數但以一大室四大廟鄭康成注青陽左个則曰太

八左右个其實十三位寢東堂北偏云太寢者欲明明孔穎達正義以為云

東堂者則知聽朔皆堂不於五角之室中且夫謂之

廟與个者當須各是一位豈同在一堂靡所限隔而

可稱為廟與个也蓋康成既執明堂為五室若於此

十三位又為限隔則是室數頗多與已意相違故曲

飭其辭以為三位同在一堂貴不害於五室之文耳

此說固不可用也至唐李林甫等注月令青陽左个

則曰寅上之室青陽太廟則曰卯上之室青陽右个

則曰辰上之室明堂左个則曰巳上之室明堂太廟

則曰午上之室明堂右个則曰未上之室太廟太室

則曰太廟明堂總名太室中央室也總章左个則曰

申上之室總章太廟則曰酉上之室總章右个則曰

戌上之室元堂左个則曰亥上之室元堂太廟則曰

子上之室元堂右个則曰丑上之室觀此言太室處

中央餘十二位各置其辰之上誠合於理然其謂太

廟明堂總名及十三位俱以為室則誤矣明堂之上

午卯酉為太廟則太廟安得為明堂總又其人但知

名哉十三位不俱謂之室解見於後十三室各在其辰之上而不謀所以建立之處且太

室既居中矣若以餘室連太室而為之則四面各可

置一室四角缺處又各可置一室復不能令各在其

辰之上其餘四室更何所安就欲巧而成之愈乖於
方位矣或將遠太室而為則未見有明文言之者是
此說亦未可用也後魏時有李謐者愍大禮之淪亡
憤先儒之異議作明堂制度論以折衷於世其指以
月令為宗而采周禮大戴之言以參合之云其室居
中者謂之太廟太室當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太廟
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太廟當太室之西者謂之
總章太廟當太室之北者謂之元堂太廟以是為合
於周禮之五室又云四面之室各有便房謂之左右
个共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是為合於大戴戶牖之
數今雖圖象莫存然按文察之謐之所言竊所未論

且大室四面各為一室則四角缺處各方二筵二筵
之地乃為兩便房如東南角二筵地便當為青陽
右个及明堂左个矣他皆倣此
址既狹况地形斜角不知何以置之復何以能令各
在其辰之上夫分十二辰之位當須尺步平均然後
能正也豈有四面之室既以一筵為一辰左右之个
乃以二筵為兩辰哉舉茲一隅又知其不足取法也
臣愚竊謂考工記盛德記月令三家所指制度誠大
同但立言質略意義弗顯訓傳之士泥文太過因而
背馳李謐之志稍欲舉而合之矣柰不得其旨充而
效之臣以月令之文最為明著輒亦取以為本而通
之周戴期中雖有秦人所作然皆追述古先聖王之道
雖有官名特事不合周法者蓋呂氏

以古通行之於時故稱或損 夫以白虎通曰明堂上
蓋之豈可謂皆非古制歟 圓下方八窻四闔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窻象八風
 四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
 戶法三十六兩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斯言合於事
 理因亦取之臣謹詳考工記是言堂基脩廣非謂立
 室之數東西九筵南北七筵是言堂上非謂室中東
 西之堂各深四筵半南北之堂各深三筵半若堂室
筵七筵之內則 雖如鄭氏五室之制於東至西亦亦
三室已據六筵之地 外東堂止有一筵半西堂止有
一筵半每筵深 一丈三尺五寸從南至北又三室
六筵之地外南 北之堂各纔半筵深四尺五寸狹隘
甚矣况室數更 多豈可容哉蓋記者上言堂上之脩
廣次述室中之 大尺本非一貫而談也四堂東曰青
陽南曰明堂西 曰五室凡室二筵是言四堂中央有
總章北曰元堂

方十筵之地自東至西可營五室自南至北可營五
 室十筵中央方二筵之地既為太室矣欲連太室而
 作餘室則不能令十二位各直其辰當須於東南西
 北四面各虛方二筵之地四角缺處又各虛方二筵
 之地周而通之以為太廟而太室正居中所謂太廟
 太室者言以太廟之中有太室也太廟之外當子午
 卯酉四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與太廟相通不為所
 謂青陽明堂總章元堂等太廟者也以其當青陽之
太廟餘三面皆然此或問於臣曰經所謂太廟太室
者當是青陽等四太廟居四方而太室在其中中央故
云太廟太室也于何頃謂太室四旁虛地為太廟而
云太室在其中哉臣對曰太室四旁既不得有虛
地既有虛地而經云太廟太室則太室四旁虛地非
太廟而何且青陽等四太廟去太室猶隔二筵之地

何以得云太室在四太廟中央乎又問曰子必云四
 太廟不為室而與十太廟相通者何哉臣對曰中既
 有太廟于午卯酉又各名太廟當寅申巳亥辰戌丑
 未八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為室所謂左个右个者
 也八个之室并太室而九所謂九室也室四面各有
 户户旁夾兩牖所謂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也青陽明
 堂總章元堂四太廟前面各為一門出於堂上門旁
 夾兩窻所謂八窻四闕也故各為一門也謂之闕者
 小門也以太廟所出故其制異於群室之户耳窻牖
 異者亦以廟門旁變於室中之制也四廟九室其十
 三位而白虎通云十二坐左右之个其實皆室但以
 當是畧中央土所居矣左右之个其實皆室但以
 分處左右形如夾房故有个之名也太廟之內太室
 四旁二筵地非以及太室其實祀文王配上帝之位
 青陽等太廟也

之廟者義當然矣土者分王四時負載萬物於
 行最尊故天子當其時居太室用祭天之位以尊
 取之也四仲之月各得一時之中與餘月有異故復
 於子午卯酉之方取二筵地假太廟之名以聽其朔
 也此謂青陽等太廟也或問於臣曰太室四旁各二
 尊嚴仲月何不止於此聽朔而乃復於其外別取二
 筵地假太廟之名哉臣對曰太室四旁各二筵地雖
 為太廟而當于午卯酉之正可以聽中月之朔矣然
 若以二筵地便為子午卯酉之正則餘辰又不正
 矣與夫連太室而為室何異哉祇如以太室東戶前
 二筵地便為卯位聽仲春之政南戶前二筵地便為
 午位聽仲夏之政則辰巳二位須過在東南一角豈
 復能當青陽右个明堂左个之上哉故宜各於太廟
 之外別取二筵地與左右个並列而假若是以則三家
 之指曷有異哉但周禮言基而不及室大戴言室而

不及廟稽之月令則備矣然非白虎通亦無以知憲
闈之制也臣又詳鄭說明堂九階南面三階三面冬
兩階且每面各三位而獨南面三階其餘各兩階求
其義則廢所法象揣於事則不便升降今觀蕭崇義
所謂秦人明堂圖者其制有十二階似恐古之遺法
也當亦取之禮記外傳曰明堂四面各五門今按明
堂位曰九夷之國東門之外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六
戎之國西門之外五狄之國北門之外九采之國應
門之外時天子負斧戣南嚮而立南門之外者北面
東上應門之外者亦北面東上是南門之外有應門
也既有應門則不得不有臯庫雉門矣明堂者四時
所居四面如一南門既有五門則餘三面皆有五門
矣鄭康成注明堂位則云正門謂之應門孔穎達正
義曰正門謂之應門者以明堂更無重門非路門外
之應門天子宫內有路寢故應門之內有路門明堂
既無路寢故無路門及以外諸門但有應門耳且既
有東南西北門矣而又有應門非重門而何歟觀其
本意當謂變南門之文以為應門也又但見王宮有
路門其次乃有應門今明堂無路門之名而但有應
門便謂更無重門而南門即是應門矣且路寢之前
則名路門其次有應門明堂非路寢乃變其內門之
石為東門南門而次有應門夫復何害於義抑夷蠻

秋之君既在四門之外而外無重門則是列於郊
到道路之間矣豈朝會之儀而草草若是乎王宮常
帟所居猶設五門以限中外明堂者效天法地尊祖
配帝而止一門以表之是豈協於事宜也則四面各
一門斷在不疑矣臣又詳鄭康成注考工記夏后氏
正室則云世室者宗廟也商人重屋則云重屋者王
正堂若太寢也周人明堂則云明堂者明政教之
王也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正寢或舉明堂互言之
明其同制又注玉藻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
了與諸儒抗卷多方援引固以為三者同制後學
天有非者臣愚竊謂之不然矣苟路寢有四特

之位則天子自可坐而臨也朔矣用遠赴明堂若以尊
嚴國政當假祭天之廟以聽之則事畢而還復於路
寢居其時之堂何以為也宗廟之祭堂事室事一而
而足四方之堂未聞所施設也雖世室有五室之說亦未必如鄭注有四
也既曰明堂將以事上帝也宗廟將以尊先祖也而
以已之正寢與之同制蓋非尊祖事天之意也矧鄭
之此說並由冒臆必謂明堂宗廟路寢同為五室三
代皆然但脩廣之度因時而變周監二代其為宗廟
則法脩廣於夏其為路寢則取尋尺於商其為明堂
則自為度筵之制實皆不改於五室焉此說既非經
是安用迂闊而談矣不直謂周家作家廟則法於夏

路寢則法於商明堂則自為之各求其制以示於世乎得非康成見世室有五室既以五行推之明堂之文復有五室求其說而不獲及重屋之下都無室數遂乃巧為之辭以謂其制皆同乎又當見明堂位稱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以為魯行天子之禮魯之太廟既如明堂則周之太廟亦如明堂矣臣謂若周之太廟制如明堂魯之太廟又如明堂則是魯之太廟如周之太廟也何不曰太廟天子太廟而云明堂哉斯蓋魯行天子禮樂享帝告朔當倣於周然以人臣不敢立天子政教之堂故於周公之廟畧擬明堂之制以備其禮非周之宗廟如

明堂也或問於臣曰路寢制如明堂雖經無明文天子開月聽朔於明堂門中還而又處於路寢門則既開月聽朔於明堂門中還而又處於路寢門則亦當如在明堂中時也然則路寢亦如明堂有四時之位明矣臣對曰太史職閏月詔王居門終月蓋止是朔日詔王居明堂之門聽一月所當行之事終盡而返耳豈復有明文還處路寢門哉蓋鄭氏之徒欲明三者同制妄生枝葉以言之也又况蔡伯喈以為明堂太廟太室太學辟廱雖名別而事同其為紕繆不已甚乎袁準正論駁之詳矣大戴亦云名曰辟廱於斯則誤也若是建置之所則淳于登云明堂者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玉藻聽朔於南門之外康成之注亦與是相合夫稱明也宜在國之陽事天神也宜在城門之外建置之說茲焉可取

於戲哲人既往禮器凋敝先王大法散在簡策而言
近指遠學者多迷專門自用互相非毀故自漢興迄
于有唐布政之官屢曾營繕而規為鹵莽莫合聖制
群議交闕誰將正之明君賢士疚心久矣臣生長草
野涵泳恩澤仰茲大典輒所究尋伏惟 國家拓境
踰四溟太平僅百載德義充溢禮教興行封泰山祀
汾陰耕籍田郊見上帝遺文逸美於是交舉 聖神
之衷殆將經始於斯堂乎四方有識注望多矣 臣身
雖賤微亦願此時稍裨萬一自託不朽故今敢先以
所見制度具圖以獻圖凡以九分當九尺之筵東西
之堂共為筵南北之堂共 七筵中央之地自東至西

凡五室有南至北比五室每室二筵則取於周禮大
工記也一太室八左右个共九室室有四戶八牖共
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則協於大戴禮盛德記也九室
四廟共十三位則本於禮記月令也四廟之面各為
一門門夾兩總是為八總四闈則稽於白虎通也十
二階則采於聶崇義三禮圖也四面各五門則酌於
明堂位禮記外傳也堂之下門之內卒無備廣之數
尺舊說明堂官方三百步自可因宜處置也或問於
臣曰臯庫推應門之號四面皆同何也臣對曰四堂
者皆天子所居內門之名以誌四方而應門以
之異也今但變其內門之名何也臣對曰明堂同制而
明堂之門乃假耳又問曰既云路寢不與明堂同制而
門者限內外通出入而舊圖無所法象但以天子

卷之三十五

政所居象如王廟故假宮名亦何害於理况取諸書畧無偏棄異同之論庶可息焉古先之模或在於是號曰明堂定制圖鴻覆無私儻垂甄錄施之於用必有可觀若夫棟宇之高卑土木之文飾至尊所居之服御上神所享之儀物此禮官學士之職豈非小臣之能盡也輕議國容罪當殊死謹 上

五宗圖序

大傳曰別子為祖注云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為祖也又曰繼別為宗注云別子之世適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又曰繼禰者為小宗注云父之適也兄弟首之謂之小宗又曰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注云遷猶變易也繼別子別子之子弟之子也以高祖與禰皆有繼者則曾祖祖亦有也則小宗四與大宗凡五說者曰別子謂公子諸侯之庶子也若細別言之則妻之所生為適妾之所生為庶若祇據正體言之則妻之長子為適其次子以下及妾所生通得謂之庶子也諸侯之適子適孫繼世為君而庶子不得禰先君故自與其後世子孫為始祖也云若始來在此國者謂非君之親或是異

姓始來在此國者亦得謂之別子自與其後世子孫
為始祖也別子之適子世繼別子為大宗族人尊之
雖五世以外皆為之齊衰三月為其母妻亦然所謂
百世不遷者也其別子之廢子不得禰別子則自使
其適子繼已而為小宗所謂繼禰者為小宗也繼禰
則與親兄弟為宗也又其適子則繼祖與同堂兄弟
為宗也又其適子則繼曾祖與再從兄弟為宗也又
其適子則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為宗也其廢子皆不
得繼禰各自使其適子繼已而為小宗焉是自高祖
之後至玄孫凡四世就此第四世小宗之三從兄弟
而言則其人有小宗四矣宗其繼禰者親兄弟也又
與之共宗於繼祖者同堂兄弟也又與之共宗於繼
曾祖者再從兄弟也又與之共宗於繼高祖者三從
兄弟也然則四宗備矣又與四宗共宗於大宗是為
五宗也其於小宗各以本服服之親兄弟齊衰期也
同堂兄弟大功也再從兄弟小功也三從兄弟總麻
也至第五世繼高祖之父者與四從兄弟無服不復
為之宗所謂五世則遷者也若世數尚少則小宗或
有三或有一或有一其曰小宗四者蓋極言之耳不
必皆然也凡人生子或衆或寡今此圖畫為二子以
甲乙第之斯蓋設法責於省文若廢子之多者可以
此例推之也甲者皆適也乙者皆廢也適者皆為小

宗交者皆不繼爾其旨甚明弗復盡述
贊曰吾於三宗見孝弟之至焉高祖已上遠矣而
數百世尊其禮不忘祖也何孝如之祖免以
外疏矣而合之以序以昭穆厚同姓也何弟如
之先王之所以治天下此其本歟周衰法弛斯道
以亡廢匹適者有之矣幼凌長者有之矣祖以世
斷遠則忘之矣族以服治疏則薄之矣骨肉或如
行路尚何有於天下乎於戲書燭簡脫幸存其畧
而學者弗之察其甚病焉故表之以圖云

直講李心文集卷之十五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後學南城左贊編輯

後學廣昌何喬新校正

知南城縣事健為孫甫訂刊

富國策十首

富國策第一

愚竊觀儒者之論鮮不責義而賤利其言非道德教
化則不出諸口矣然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
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是則治國之實必本於財用
蓋城郭宮室非財不完羞服車馬非財不具百官群
吏非財不養軍旅征戍非財不給郊社宗廟非財不

事兄弟婚媾非財不親諸侯四夷朝覲聘問非財不
接矜寡孤獨凶荒札瘥非財不恤禮以是舉政以是
成愛以是立威以是行舍是而克為治者未之有也
是故聖賢之君經濟之士必先富其國焉所謂富國
者非曰巧籌算析毫末厚取於民以謀怨也在乎強
本節用下無不足而上則有餘也節用之說何如曰
凡言國計者未當不以後德藉其口也而皆不得其
說必以茅茨土階冬裘夏葛為帝王之德是乃非聖
無法不近人情宜乎人空之弗聽也責為天子富有
四海而使齷齪者嗇下同此夫不得自廣則安用尊
卑為哉周制王有六服后有六宮內官百有二十人
女奴不在其數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
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齏衣有文繡
器有寶玉次舍共具所至無闕用四代之禮備四夷
之樂玩好有焉匪須有焉好用有焉王及后之用財
皆不會計其所以自廣何如哉若是而從墨翟之道
晏嬰之學以儉陋為是則周公之制作果非乎故曰
凡皆言儉德者皆不得其說也愚以為時有不同事
有通變用之不足則禮從而殺亦聖人之意也有周
而上兵農未分天子六軍諸侯六國三軍次國二軍
小國一軍皆出於民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行則為
伍兩卒旅師軍必耕而食必蠶而衣國之經費茲不

與焉故以九州之財奉千八百君而有餘也秦漢而下兵農漸異衣食縣官者動數百萬內嚴宿衛外驅戎狄轉運千里賞賜鉅萬國之經費日以廣焉故以九州之財奉一君而不足也當其有餘之時用之可以盈禮遇于不足之際則宜深自菲薄如周之制尚當裁減甚於周者非敢聞也小過曰君子以用過乎儉語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儉非聖人之中制有時而然不得已也故孝文帝躬衣弋綈革舄韋帶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欲為一臺度用百金廢而不為夫豈不知說耳目便身體極至尊之用哉蓋念不傷財不害民損上益下之道也故其十二

此言富國節儉自
上始一策也

年而賜民租稅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孝景之時乃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人給家足都鄙廩廩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大倉之粟陳陳相因語後世之盛王必稱文景其故何哉以能適時之變過自菲薄而然也於惟一祖二宗創業屬統功德至矣延漢于我后靡不勤且儉矣而今羗戎背惠邊境暴師勞費不息帑藏不實此其過自菲薄損上益下之時也伏惟日損之又損之以文景之心為心則天下幸甚

富國策第二

民之大命穀米也國之所寶租稅也天下久安矣生
人既庶矣而穀米不益多租稅不益增者何也地力
不盡田不墾闢也周制井田一夫百畝當今四十一
畝有奇人無易業而一心於農農時不失農功不粗
則地力可盡也既又賦之以菜或五十畝或百畝或
二百畝課其餘力治其曠土則田可懇闢也經界既
毀王法弗復然猶能者時出焉李悝為魏文侯作盡
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
參分天一為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斗不
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
石矣漢搜粟都尉趙過能為代田一畝三畦一夫三

能音耐

百畦而播種於畦中苗生葉以稍耘隴草因墮其土
以附苗根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一歲之收常
過縵田一斛以上善者陪之此盡地力之效也孝景
詔曰郡國或饒狹無所農桑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
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聽之此墾田之意
也今者天下雖安矣主人雖庶矣而務本之法尚或
寬弛何者貧民無立錫之地而富者田連阡陌富人
雖有丁強而乘堅驅良食有梁肉其勢不能以力耕
也專以其財役使貧民而已貧民之黠者則逐末矣
冗食矣其不能者乃依人莊宅為浮客耳田廣而耕
者寡其用功必粗天期以澤風雨之急又莫能相救

注臣似未通游民既
由則恐土價益貴

故地力不可得而盡也山林藪澤原隰之地可墾闢者往往而是貧者則食不自足或地非已有雖欲用力未由也已富者則恃其財雄膏腴易致孰肯後慮於蓄畬之事哉故田不可得而墾闢也地力不盡則穀米不多田不墾闢則租稅不增理固然也今將救之則莫若先行抑末之後限人占田各有頃數不得過制游民既歸而兼井不行則土價必賤土價賤則田易可得田易可得而無逐末之路允食之幸則一心於農一心於農則地力可盡矣其不能者又依富家為浮客則富家之役使者衆後使者衆則耕者多耕者多則地力可盡矣

然後於占田之外有能墾闢者不限其數昔晁錯言於文帝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今宜遠取秦漢權設爵級有墾田及若干頃者以次賞之富人既不墾闢矣如是而人有遺力地有遺利倉廩不實頌聲不作未之信也管子曰與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惟上所裁擇

富國策第三

貨莫貴乎金賄莫重乎帛所貴乎金者以其器成而可革革之而不耗也所重乎帛者以其用功甚省而有益於寒也今茲乘輿之器享燕之用內賞賜群

川澤或作岷崖

臣外交通四夷必不可毋用金銀百官在位六軍在籍夏有暑冬有寒必不可毋用絲帛何以使金多而足用帛賤而易致哉愚以為東南之郡山高者鮮不鑿土深者鮮不掘失職之民網漏之姦晝夜合作足蹈重泉而不憂於陷首戴川澤而不虞於壓鑛石雲涌鑪炭之焰未之有熄一泥一沙茂遺利矣是金非不出也平原沃土桑柘甚盛蠶女勤苦罔畏飢渴急采疾食如避盜賊繭簿山立縲車之聲連臺相聞非貴非驕靡不務此是絲非不多也金盡出而用不足蓋用之者衆也絲雖多而帛不賤蓋不專以為帛也古者以金銀為幣與泉布並行既而稍用為器飭然

類音 出書常主 之語

亦未甚著也今也翕然用之亡有品制守閭閻者唯財是視自飲食類沐之器玩好之具或飭或作必以白金連斤紫鈞以多為恆財愈雄者則無所不至矣舉天下皆然故金雖盡出而用益不足也古者錦文不粥於市不示民以奢也今也庶民之家必衣重錦厚綾羅縠之衣名狀百出弗可勝窮工女機杼交臂營作爭為纖巧以漁倍息其為帛者監工惡然而已故絲雖多而帛不賤也金不足則價騰躍價騰躍則出邦布而市之實日增焉猶不能登其數則率民而買之彼農民未嘗蓄金銀一旦當具則必資於豪黨資於豪黨則或壞其產焉官增其費民壞其產此實

卷之六 六

弊之大也。帛不賤則貧民弗可得，貧民弗可得則紵絮不足以禦冬，而凍者多矣。官之稅買其價弗損，而唯行濫之得，帛行濫則軍吏之衣莫能完固，而貧者多矣。官價弗損，人民多凍，軍吏多貧，此亦弊之大也。今將救之，則莫如明立制度，其用金銀上下有等，多少有數，匹庶賤類毋得僭擬，則金不可勝用也。君子小人服章有別，民非布帛毋得輒衣，工機之功將復其本，則帛不可勝用也。果能此道矣，是宿弊之源可坐而塞也。孔子曰：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乎？制度禮之實也。善為政者得無留意哉。

富國策第四

或曰：前所謂毆游民而歸之謂，遂末也。冗食也。養者何事冗者何名，其所以毆之請言其術。曰：所謂末者，工商也。所謂冗者，不在四民之列者也。古者工不造瑁琢，商不通侈靡，偽飭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故工之所作，賈之所粥，商之所資，皆用物也。用物有限，則工商亦有數。今也民間淫侈，侈亡度，以奇相曜，以新相夸，工以用物為鄙，而競作機巧，商以用物為凡，而競通珍異，或旬月之功，而朝夕敝焉，或萬里之來，而墜地毀焉，物亡益而利亡筭，故民優為之，工商所以日多也。古者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它未聞也。今也釋老用事。

率吾民而事之為緇焉為黃焉籍而未度者民之為
役者無慮幾百萬廣占良田利宅媿衣飽食坐談空
虛以誑矐愚俗此不在四民之列者也古者府史胥
徒官有定數今也郡縣之治未免寬貸冒名待闕傭
書雀納請囑之流動以千計內滿官府外填街陌交
相贊助招權為姦狗偷蠶食竭人膏血此又不在于四
民之列者也古者執左道以亂政殺假於鬼神時日
卜筮以疑衆殺周禮有醫師掌疾醫瘍醫以治萬民
之疾病疔瘍其員不過十數今也巫醫卜相之類有
相摩轂相擊也或托淫邪之鬼或用亡驗之方或輕
言天地之數或自許人倫之鑒迂恠矯妄獵取財物
人之信之若司命焉此又不在于四民之列者也古者
天子諸侯大夫士用樂廢人無用樂之文况新樂之
發子夏所不語匹夫熒惑諸侯孔子誅之今也里巷
之中鼓吹無節歌舞相樂倡優擾雜角觝之戲木梟
革鞠養玩鳥獸其徒之數群行類聚往來自恣仰給
於人此又不在四民之列者也一夫不耕或受之飢
一女不織或受之寒而不耕者凡幾夫不織者凡幾
女柰何民不飢且寒也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民飢寒
而上不匱者未之有也欲毆工商則莫若復樸素而
禁巧偽樸素復則物少價巧偽去則用有數利薄而
不售則或罷歸矣如此則工商可毆也欲毆緇黃則

莫若止度人而禁修寺觀止度人則未度者無所待而皆罷歸矣禁修寺觀則已度者不安其居而或罷歸矣其不歸者後數十年物故盡矣如此則緇黃可毆也欲毆官府之姦則莫若申明憲令慎擇守宰法嚴而吏察則無所措手無所措手則不得不罷歸矣如此則官府之姦可毆也欲毆方術之濫則莫若立醫學以教生徒制其員數責以精深治人不愈書以為罪其餘妖妄託言禍福一切禁絕重以遴募論之如法為之既艱則不得不罷歸矣如此則方術之濫可毆也欲毆聲伎之賤則莫若令民家毋得用樂衣冠之會勿納俳戲申命關防呵其過往用之既少則不得不罷歸矣如此則聲伎之賤可毆也毆之有術復之有業然而不力於農者未之信也

富國策第五

或曰釋老之弊酷排者多矣然以脩心養真化人以善或有益於世故聖賢相因重其改作今欲毆緇黃而歸之無乃已甚乎曰夫所謂修心化人者舍吾堯舜之道將安之乎彼修心化人而不由於禮苟簡自恣而已矣昔孟子之闢楊墨曰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今山澤之腥務為無求於世呼吸服食謂壽可長非為我乎浮屠之法棄家違親鳥獸魚鼈母得殺伐非兼愛乎為我是無君兼愛是無

父無父無君不忠不孝况其弗及者則罪可知矣故
韓愈曰釋老之弊過於楊墨也然而曰入其人火其
書廬其居則言之大暴毆之亡漸何者飽食安居其
習已久一旦斂數十百萬人而冠之則驚擾甚矣故
前所謂止度人而禁修寺觀者漸而毆之之術也緇
黃存則其害有十緇黃去則其利有十男不知耕而
農夫食之女不知蠶而織婦衣之其害一也男則曠
女則怨上感陰陽下長淫濫其害二也幼不為黃長
不為丁坐逃繇後弗給公上其害三也俗不患貧而
患不施不患惡而患不齋民財以殫國用以耗其害
四也誘人子弟以披以削親老莫養家貧莫救其害

五也不易之田樹藝之圃大山澤藪跨據罽毒其害
六也營繕之功歲月弗已驅我貧民奪我農時其害
七也材木瓦石兼收並采市價騰踊民無室廬其害
八也門堂之飭器用之華刻畫丹漆未作以熾其害
九也惰農之子避吏之猾以傭以役所至如歸其害
十也果去之則男可使耕而農夫不輟食矣女可使
蠶而織婦不輟衣矣其利一也男則有室女則有家
和氣以臻風俗以正其利二也戶有增口籍有增丁
繇役乃均民力不困其利三也財無所施食無所齋
民有羨餘國以充實其利四也父保其子兄保其弟
寇馬帶馬沒齒弗去其利五也田土之直有助經費

山澤之富一歸衡虞其利六也營繕之勞悉已禁止
不驅貧民不奪農時其利七也良材密石亦既亡用
民得築蓋官得繕完其利八也淫巧之工無所措手
棄末反本盡緣南晦其利九也宮殿寺壞不備不役
惰者猾者靡所逋逃其利十也去十害而取十利民
人樂業國家富強萬世之策也何憚而不為哉將以
存而勿論乎則董仲舒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
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
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將以為民祈福乎
則詩云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此皆賢人之至論先聖
之法言也少留神明孰禦焉

富國策第六

古人有言曰穀甚賤則傷農貴則傷末謂農常糶而
末常糶也此一切之論也愚以為賤則傷農貴亦傷
農賤則利末貴亦利末蓋農不常糶有時而糶也未
不常糶有時而糶也以一歲之中論之大抵斂時多
賤而種時多貴矣夫農勞於作劇於病也愛其穀甚
於生也不得已而糶者則有由焉小則具服器大則
營昏喪公有賦役之令私有稱貸之責故一穀始熟
腰鎌未解而日輸於市焉糶者既多其價不得不賤
賤則賈人乘勢而罔之輕其幣而大其量不然則不
售矣故曰斂時多賤賤則傷農而利末也農人倉廩

既不盈實審既不實多或數月少或旬時而用度竭矣土將生而或無種也未將執而或無食也於是乎日取於市馬糶者既多其價不得不貴貴則賈人乘勢而閉之重其幣而小其量不然則不予矣故曰種時多貴貴亦傷農而利末也農之糶也或闔頃而收連車而出不能以足用及其糶也或倍稱賤賣毀室伐樹不能以足食而坐賈常規人之餘幸人之不足所為甚逸而所得甚饒此農所以困窮而未所以無恣也易繫辭曰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財者君之所理也君不理則蓄賈專行而制民命矣上之澤於是下流而人無聊矣此平糶之法

有為而作也管仲行於齊季悝行於魏耿壽昌行於漢國不失實人獲其利自晉迄隋時或興廢厥聞未昭唐天寶中天下平糶始五百萬斛茲全盛之事也大宋受命將百年矣穀入之藏所在山積平糶之法行之久矣蓋平糶之法行則農人秋糶不甚賤春糶不甚貴大賈蓄家不得豪奪之矣而官之出息常什一二民既不困國且有利茲古聖賢之用心也然其所未至則有三焉穀少也道遠也吏姦也一郡之糶不數千萬其餘畀入於賈人至春當糶寡出之則不足於糶也多出之則可計日而盡也於是賈人深藏而待其盡盡則權歸於賈人矣是穀少之弊也倉儲

之建皆在郡治縣之邊者或數百里其貧民多糴則無資少糴則非可朝行而暮歸也故終弗得而食之矣是道遠之弊也舉掌之人政或以賄罔量不均行濫時有及其出也或減焉或雜焉名曰裁價實則責矣是吏姦之弊也今若黃置本白水增其糴數則蓄賈無所專利矣倉儲之建各於其縣則遠民可以得食矣申命州部必使廉能則姦吏無以侵刻矣如此利國便人事可經久是謂通輕重之權不可不察

富國策第七

水旱之憂聖王所不免堯湯之事賢愚嘗共聞也故君人者務多蓄積以為之備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難阨門閭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此皆計國用之餘隨便蓄積以須乏困故時可灾物可夫苗可稿地可赤而人不可飢也自井田法壞軍國務煩政取一切或未猶遠矣有儲邊有備則國之幸矣吏之能矣元元之民自為之而已矣夫民之無知靡衣媮食豐歲粒米狼戾有不愛也食之亡節用之亡度或委於糞土或腐於甌甌或以飫狗馬或以肥雞鷄計口論費幾何而不倍

菑也及其凶年則家不素蓄人不豫備室如罄矣突
不黔矣草木之根實不足以飽矣於是強者為盜賊
弱者轉而死溝壑公母妻子不能相保此禍亂之階
善為國者所宜留意也嚮者天地嘗有災矣百姓嘗
有飢矣使以安撫為號者擁節而宵征吏以勸誘為
辭者弗絕於耳或出御府之金或下蠶爵之令君心
勤止不翅慈母然而穀生有時不可以坐而待也儲
峙有數不可以從天降也求之甚至得之幾希以此
振民不亦難矣愚竊跡古制之宜於時者莫若義倉
之為愈也蓋豐年損其有餘儉年救其不足事至織
采功盡無窮故隋開皇中始立社倉終於文皇得無

飢饉唐太宗曰既為百姓先作儲貯官為舉掌以備
凶年非朕而須橫生賦歛利人之事深足可嘉今宜
於天下縣治各建倉稟踵唐之制以義為名然唐之
用心固善矣歛散之法則未盡得直彼計民稼種以
晦稅之及無田者亦各有差則能入粟之人非窮民
也至凶年則入粟之家或自有貯備不當調救於是
窮民享之矣出此而入彼有喪而無得矣以異於厚
歛乎今莫若以農末之民各分戶等每於秋成以次
入粟謂之寄留至凶年則下戶之乏食者準數給還
其上戶則轉以給窮民書其轉給之數積以歲年數
登若干者拜以爵級以寵異之則富人樂輸窮民受

賜矣與夫臨事而鬻爵無粟而虛求不可同日而語也

富國策第八

昔在神農日中為市致民聚貨以有易無然輕重之數無所主宰故後世聖人造幣以權之其始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白金為下幣但珠玉金銀其價重大不適小用惟泉布之作百王不易之道也根周苗漢蔓于隋唐或因或革模法亡常獨開元之號最得中制相承遂至于今斯固先史商之久矣大抵錢多則輕輕則物重錢少則重重則物輕物重則用或闕物輕則貨或滯一重一輕利病存乎民矣至以國

計論之莫若多之為貴何者用有常數不可裁減故也朝家治平日久泉府之積嘗朽貫矣而近歲以來或以虛竭天下郡國亦罕餘見夫泉流布散通於上下不足於國則餘於民必然之勢也而今民間又鮮藏緹之家且舊泉既不毀新鑄復日多宜增而却損其故何也錢非溫也不可衣而弊之也非脆也不可食而盡之也然而安在哉是有姦人銷之也姦人所以得銷者以惡錢容於市銅像銅器容於寺觀也竊觀人間或銷法錢殺雜他巧以為惡錢其作必於重湖大江窮山深谷風濤所阻猛獸所在人不得見吏不得呵是法令無由而勝也銷一法錢或鑄四五市

入易之猶以二三則常倍息矣民既蓄惡錢不可使
勿用利之所在是法令亦無由而勝也國失法錢而
民得惡錢惡錢終不可為國用此錢所以益少也又
緇黃之家競禮銅像易模變巧動必滿堂鏡鈺鐘磬
之器所在雷震謂取於官則有害冶鑄其私則以錢
為之耳新故渾殺公私莫辨是法令亦無由而勝也
用之廣矣利數倍矣故橐焉而煇鍛焉而聲者往往
而是披縶而行衷甲而商者不絕於道緩則恣所為
急則鬪而死是法令亦無由而勝也像則日新器則
日長其所以銷者寧有紀極此錢所以益少也今欲絕
盜鑄莫若去惡錢去惡錢非急誅之謂也欲辨銅像

銅器莫若一取而銷之勿得復用也何謂絕盜鑄
若去惡錢夫盜鑄之人散在幽遠卒以法繩之則吏
必苛察獄必冤濫閭里之間將不安居焉苟有利矣
雖死而必求苟無一用矣雖縱之弗為惡錢去則盜鑄
者無用無用則盜鑄自絕矣故曰絕盜鑄莫若去惡
錢也何謂去惡錢非急誅之謂也今人間既多惡錢
一旦急之則莫敢出莫敢出則是銷法錢之銅而積
之無用之地國既未實民且傷財固莫若下令收惡
錢而銷之除其殺雜償以銅價示之期日要之重典
民既畏法而喜於得直將畢入於官官挾其銅因以
資冶鑄則法錢益增惡錢盡去矣故曰去惡錢非急

誅之謂也何謂欲辨銅像銅器莫若一取而銷之勿
得復用也今寺觀櫛比像器之設遽數不終必詰之
曰作之新乎因之故乎取之官乎得之私乎則是增
吏員不足以按廣獄獄不足以繫令愈急而姦愈生
非術之善也若一取而銷之勿得復用則銅積足以
資冶鑄工乃無所措其手銷錢之弊不禁而止故曰
欲辨銅像銅器莫若一取而銷之勿得復用也至於
蠻夷之國舟車所通竄我泉貨不可不察古之人曰
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操柄也
果慎斯術則操柄無失而群下服從有國之急務也

富國策第九

縣官食租衣稅古之道也自漢而下兵益興經費益
不足日生他名猶罔克濟勢不可已非上失也山澤
之富天地所以養人者蠶蠶之利博矣故東郭咸陽
致生累千金吳王濞官埒天子孝武因置鹽鐵官是
時國用饒給而民不亡賦未必不由此也朝家酌古
鹽法有因有革或引一池或汲之井或熬之海一出
公上人不能私此其囚者也東南列郡官自斥賣舟
運銜尾倉儲如坻商孫之行斂手無措此其革者也
然先王之制未有始善而末不弊者蓋作法之時上
心切至吏皆圖功人皆畏法而姦謀未生始以是善
也秦世之後事同凡常吏或解弛人或慣習而姦謀

日生末以是弊也官一初糶鹽時操其贏甚厚而郡國
鹽積常不足於糶人之郡國昔之郡國也戶口蕃息
則倍蓰矣而糶益少鹽益滯者何也是姦謀入焉耳
彼鹽之來遠者逾一湖歲於波月於風焉近者亦百
數十里維堤堰宿以茨焉軍之窮吏之狡者家於是
食於是私賣其什一幾而足以它物固其常也既釐
而倉則舉掌之人一私賣其什之幾而足以它物無
慮公鹽常失其半卽半它物焉民之食鹽既多私賣
者矣而公鹽之出不可賒貫故坐肆占賣者郡統數
十以數萬家之食仰數十丁之鹽一銖一兩不可與
官為市必取於斯人之徒其勢必小其權量增以糞

土常不啻以倍價取半鹽矣公鹽貴而汗私鹽賤而
潔山澤之毗城邑之豪競食之而竊販者亦交馳焉
是則民雖衆多或食私鹽或食糞土利輸於姦而官
之糶益少鹽益滯矣今非緩也法非輕也利之所誘
雖日刑人號痛之聲動乎天地弗能禁也故今日之
宜莫如通商商通則公利不減而鹽無滯也何謂商
通則公利不減夫官自糶鹽利信厚矣然舟有壞倉
有墮官有俸卒有糧費已多矣若官鬻鹽而糶與商
人使自行之既權其息因取關市之稅而費省焉是
公利不減也何謂商通則鹽無滯夫商人衆而務售
則鹽不散雜所至之地又以貴于市人則列肆多得

斥賣賣者多而務售則鹽亦不殺雜昔啖糞土者今皆食鹽昔烹竊販者今皆公行鹽之用益廣是以無滯也公利不減而鹽無滯財用以足刑罰以清治世之懿也或曰官鬻鹽而糶與商人有息焉有稅焉息寡而稅薄則公利損息多而稅厚則商不來何如曰不若寡薄之為愈也寡薄則何以使公利不損曰東南和糶幾二百萬轉漕之費不為不多矣今糶鹽與商以米摧折則數百萬斛可坐致淮海是於公利豈少也哉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此通變之時不可忽也

富國策第十

或曰天下之貨茶最後出而國用賴焉今茲有說乎曰茶非古也源於江左流於天下浸淫於近代君子小人靡不嗜也富貴貧賤靡不用也有國者從而籠之利一孔矣而世之所貴家之所蓄則非有公茶者何公茶濫惡不味於口故也每歲之春芽者既撥焙者既出則吏呼而買之民輓而輸之矣民之淳或以利而姦也吏之察或以賄而闇也於是乎行濫入焉草邪木邪唯恐器之不盈也塵邪煤邪唯恐行之不昂也商筭而行或不售也則販者鮮矣倉儲之久或腐敗也則水火乘之矣是以邦之泉布竭於市估而積之亡用之地息未收而本或喪矣若東南列郡則

吏自斥賣課不其多時或不登焉而民之自用常數
倍矣來有甚遠價有甚貴而人爭取之者味羨也塗
有其險法有其重而人爭販之者利厚也巡按之使
逐捕之卒日馳於野黥額之吏鞭背之人日滿於庭
愁怨愈多而姦不可禁督責愈重而財不可阜勢之
所運未如之何也已今日之宜亦莫如一切通商官
勿賣買聽其自為而籍茶山之租科商人之稅以此
校彼殊塗一致且商人自市則所擇必精所擇精則
價之必售債之售則商人衆商人衆則入稅多矣又
昔之所以披草莽懷兵刃務私販者禁嚴故也既已
通商則當安行夷路自實官府亦入稅多矣况不滯

本泉不煩威獄利便人莫善於此或曰子謂通茶
鹽之商其如逐末何曰昔之未通商也文峻而網密
富厚重慎之子罔游其間故蚩蚩細民以身易財者
入焉若法通商則大賈蓄家射時而趨細民何利焉
非逐末之路也於戲鹽始於漢茶始於唐取以濟時
事非師古異日邦財饒衍王道寢昌棄之於民不勝
大願

天印通考卷之十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天印通考卷之十六

天印通考

